吳氏評本昭昧詹言

培新敬署

土岐文庫
文庫17
W58
2

5-2
文庫 17
W58
2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麿氏寄贈

0104185185406

昌平坂學問所

昭眛詹言卷三

桐城方東樹

阮公

阮公於曹王另爲一派其意恉所及昔賢皆怯言之休文所解粗略膚淺毫無發明顏延年曰阮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又曰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恉延年之說當矣而何義門謂顏說爲非豈以其忠悃激發痛心府朝而不徒爲一已禍福生死也乎姚薑塢先生譏何不當一一舉其事以實之

夫誦其詩則必知其人論其世求通其詞求通其志於讀
阮詩尤切何所解惟徘徊蓬池上及王子年十五二篇爲
實王子篇未喻蓬池篇何解得之但其後半猶言之未明
耳竊謂無傷匹指賈充鍾會輩諸小人助惡篡弒貪功而
懷忠良執守綱常大義之君子無人故已哀傷憔悴而著
此詩託言羈旅延年所謂隱避也此全從屈子惜誦同極
異路九辨羈旅而無友生等意出大約不深解離騷不足
以讀阮詩

何云阮公源出於騷而鍾記室以爲出於小雅愚謂騷與
小雅特文體不同耳其憫時病俗憂傷之恉豈有二哉阮

此不足爲微言

公之時與世眞小雅之時與世也其心則屈子之心也以
爲騷以爲小雅皆無不可而其文之宏放高邁沈痛幽深
則於騷雅皆近之鍾何之論皆滯見也

公詩八十一首昭明選十七阮亭選三十二何義門云昭
明所選作者要恉已具姚薑塢先生云詠懷雖云歸趣難
求要其佳處不過十餘首阮亭所取亦在可否之間

學選詩當避選體此是微言密恉杜韓所以爲百世師也
不但避其詞與格尤當避其意蓋選詩之詞格與意爲後
人指襲在今日已成習熟陳言往者海峯先生好擬古人
之意格豈不爲客氣僞詩乎今學漢魏阮公當玩其文法

高妙氣體雄放而避其詞意原本前哲直書卽目領略古法而又不蹈襲凡學古人皆然且阮公尤不易學必處阮公之遇懷阮公之志與事乃見其沈痛傷心今旣非其人而於其詩讀之尙未能通其詞達其意得其恉趣歸宿毫無眞得力處而漫云吾學阮公亦見其自謾而已

太白胸襟超曠其詩體格宏放文法高妙亦與阮公同但氣格不相似又無阮公之切憂深痛故其沈至亦若不及之然古人各有千古政不必規似前人也阮公爲人志氣宏放其語亦宏放求之古今惟太白與之匹故合論之

聖人但惡不義之富貴耳非樂枯槁也觀阮公炎光萬里

先大夫曰此論未是

篇詞恉雄傑分明自謂非莊周言道其本實如此非若世士但學古人僞爲高言夸語而考其立身貪汙鄙下言與行違也讀阮公詩可以窺其立身行意本末表裏陶公杜公韓公亦然其餘不過詞人而已

古人著書皆自見其心胸面目聖賢不論矣如屈子莊子史遷阮公陶公杜公韓公皆然僞者作詩文另是一人作人又另是一人雖其著書大帙重編而考其人之本末另是一物此書文所以愈多而愈不足重也以予觀之如相如子雲蔡邕皆是修辭不立誠世人皆恕子雲劇秦美新以爲谷子雲作至於反騷法言則不可謂爲僞撰反騷之

先大夫曰此誤副耳

悖朱子論之詳矣法言孝至篇末云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此殆天奪其魄使之自著於篇末喪心無恥之極而云法言平心論之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此何等言而言之如此司馬温公獨取之亦其蔽也論衡言子雲著法言蜀富人賫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謂其不爲財動由今觀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

昭明選十七首有昔日繁華子登高臨四野開秋兆涼氣炎暑惟茲夏獨坐空堂上五篇此未選夜中不能寐　此是八十一首發端不過總言所以詠懷不能已於言之故而情景融會含蓄不盡意味無窮雖其詞意已爲後人勦襲熟濫幾成陳言可憎若代阮公思之則其興象如新未嘗損分毫也起句何以不能寐所謂幽旨也孤鴻以下當此之時而忽然傷心然其固有所見而然故自疑而問之所謂幽旨也

顔延年沈約等皆注此詩可知古人爲文用意深而難明是以明公皆爲尋求意緒脈縷今世妄庸鉅子未嘗能解一語而漫執筆擬學生吞活剝非但意詞粗淺即語勢亦全未解也

二妃游江濱　如顔沈解殊顢頇不能顯出其眞情發露

然則阮公乃以保妻子爲念乎一身上加否則二字亦非

其眞味竊意此卽初旣與予成言後悔遁而有他交不忠者恐長之悁然不知其爲何人而發公必不苟爲空言泛語勦襲屈子也青沐句猶云我安適歸矣

嘉樹下成谿　此以桃李比曹爽言榮華不久將爲司馬氏所滅繁華二句頓住上文見其必然而先憂之言榮悴不常故欲從夷齊避世禍患驅馬以下始入自己言急欲上西山以避之卽亂邦不居之義否則嚴霜歲暮一身且不保矣二句倒裝筆勢淩厲此疑初餘曹爽辟時故用西山言不食其粟也其後李豐等果不保其妻子收四句文法深妙將此二句放在不保下意深痛有餘哀故一身二

豈有此理

先大夫白賁用常苦多言用不能節也非倒句

句與西山一類筆勢益健也

天馬出西北　言世間萬事無常以與盛衰之不常春秋取代謝義清露二句卽履霜堅冰意此與上桃李皆言其危亡在卽決幾之言也而此首尤隱止富貴一句露平生少年時　此言爲人之失與失路同疑是以已託諷曹爽不可荒淫失道雖若裕如而禍患忽來雖悔失路無如何也顏延年楊用修何義門等爭考趙李固可不必姚薑塢先生以此爲阮公自言實事或亦有然阮陳留人魏都鄴此言望三河反顧借指家國雙關譎言之耳義門解非此殆指鄴都而隱避託言之也黃金二句倒句

昔聞東陵瓜　此言爽溺富貴將亡不能如召平之猶能退保布衣也悟意宏遠迷藏隱避而用筆迴轉頓挫變化無端起六句先寫瓜極誇美寫至十分詞足膏火二句憑空橫來與上全不接布衣句倏又截斷遙接前六句種瓜之安樂寵祿句倒接膏火多財以二句分結如此章法豈非奇觀休文解殊陋

灼灼西隤日　言將亡不久以比爽也當路黃鵠言其黨與謂何鄧輩也天寒蟲鳥尚知因依求免顛撲而彼昏不知惟知進趨忘歸而已不肯從彼非矜誇名譽乃重生恐俱焦耳故憔悴與悲凡分四層章法筆勢奇矯浩邁此亦

疑辭爽辟之時作

步出上東門　因亂極而思首陽以寄慨起四句爲一意言止此處人地兩佳良辰六句空中發歎起下二句言太平必不可冀而盛時將歇結明上所以思首陽也素質結上六句詠歎言之

北里多奇舞　亦言爽之荒淫不可久長卻緩言之言除非得仙術乃可耳用意深遠其詞愈緩太史公妙悟也先言其仙復思延年開合入妙

湛湛長江水　此借楚王之荒淫無道將亡以比今日之曹爽不知司馬氏之同於穰侯將以爾調酸鹹也此篇文

法高妙而血脈灌輸一起蒼茫無端興象無窮原本前哲
直書即目三四言亂象已成而方馳騖爲荒淫不已五句
將一望字束上四句又起下悲感當春而悲無時不悲矣
所悲爲何悲彼相與荒淫耳朱華正說荒淫高蔡三句借
楚事爲證筆勢雄遠曲宕通身用比而意在言外其事則
如義門薑塢所解謂但指爽晏非謂明帝也此詩全用招
魂意而公所處之時情事亦相準蓋自比靈均矣　起四
句寫春意有岌岌殆哉可悲之象凡人日即於荒淫雖盛
年亦有死之象雖貴盛亦有敗亡之象身家與國皆一理
故雖春時亦有人消物盡之象由於失民生在勤之理招

魂篇末既此意阮公此詩其知道乎遠望六句筆筆倒捲
一層申一層爲黃雀哀二句另自詠收
昔年十四五　起四句求榮名也開軒四句榮名安所之
也卻以二句橫接頓住乃悟爲仙人所笑另結衷猶詠歎
文勢文法於壯闊浩邁中一一倒捲截斷逆順之勢惟阮
公最神化於此凡文法先順後必逆平生少年時篇略同
此與儒者通六藝皆言己非不知儒術特以遭亂世不得
已有託而逃於放達以保性命非眞慕神仙也莊子亦同
此詩同陶述酒何義門解勝沈約
徘徊蓬池上　此詩何義門解得之起十句一氣噴薄而

出筆勢混茫蒼涼激蕩如大海揚波風雲變色垠崖劃崩
豁乾坤擺雷碌蓋寫蒼鷹擊殿白虹貫日之變感憤而作
氣激於中而橫發於外其神變其氣變其筆勢亦隨之俱
變是時二句倒煞有鼻頭出火之概此春秋筆法廢芳九
月事也故用卜偃語爲切卽成必用十五日也朔風二句
乃中堅正說實寫力透紙背與蕭索人所悲同大梁借指
王室也小人計功二語用荀子天有常道人有常體君子
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公蓋曰君臣常道終不可改惜小人
逆節貪功爲亂臣賊子已豈能與彼爲匹哉此詩蓋同淵
明述酒非惜一已之憔悴也沈解陋

懸車在西南　此只是朝陽不再盛一句意耳朝爲二句
用逆筆追憶盛時皆受其榮及大命將盡無論窮達與之
同盡桃李句隨手指證是行文恣肆處亦卽上受榮之達
者君子窮而立節者之人不可遇同此須臾卽死彼受榮
者隨之俱盡已獨欲爲松柏以自慰耳朝爲二句用法不
過倒挽用意最沈痛卽去此若俯仰意也
西方有佳人　此亦屈子九歌之意然屈子指君此不知
其何指若爲懷古聖賢則爲泛言然不可確知矣詩可不
選
楊朱泣岐路　起二句言亳薤千里存亡幾希揖讓交好

以悲婉頓出存亡之感詞情深痛解乃未喻

也而不可保交期難終一別離後豈徒交絕而已存亡實有焉蕭索二句言已見其禍釁必然之勢而不可保而爲之悲彼之交好於我愈甘愈苦如趙以女媚中山耳蕭索二句中堅實說力透紙背趙女二句亦是倒煞筆勢同視彼桃李花嗟嗟二句申言禍釁之必然而不可保痛極長言悲號此蓋專指曹馬之交危機如此而爽不悟權一失即滅亡也　文法深曲妙細血脈灌輸起二句橫空設一影作案揑讓四句承明而用筆橫空頓挫蕭索二句忽換勢頓住趙女二句倒繳酣恣嗟嗟二句重著申明用筆往復頓挫一波三折

自涅非自勵也

似有殉難之志以寄鳥自誓

存亡變化豈非誣時變乎

於心懷寸陰　日月逾邁當勵志自立勿逐近觀小喜夏后乘靈輿　言世人逐無涯而無成不如學仙然未必如此之泛泛竟不解其指意所在末二句語意亦未詳東南有射山　託言仙人不遊人間以比己不甘逐凡俗朝登洪坡顛　言已如鸞鳳塵世無可託足　凡此諸篇往復一意皆古人之雅言而在今日則皆爲陳言古詩十九首中亦多此等意恉據此諸篇皆非因魏晉易代而發只自詠懷耳其詩在可選不選之間余皆去之非乙阮公爲學者畫鴻溝耳

駕言發魏都　借梁王以陳殷鑒而文筆雄邁沈鬱意厚

詞醇此言魏將亡於司馬氏耳文義最爲明白

朝陽不再盛　前十二句爲一段願登太華二句入已頓

斷漁父另抽出一意作文外曲致指點入妙　以朝陽興

魏言去此纔俯仰猶言其亡也忽焉　人生易盡天道悠

遠此二句感慨頓挫先將魏國本恠交代斷住齊景四句

歷引古人感逝之歎文勢宏放用意隱避去者二句即屈

子之恠吾不留言不我留也不我留言來者倏又將過也

仙人漁父皆世外避患者卻折作兩層行文變化故使

人迷言漁父且知之而況余乎　杜韓變體力去陳言固

矣而不善學者又恐窘蹙迫促故又須解此種閒架宏敞

別如俯仰屈若三秋俯仰謂遽非喻亡

吾不留亘不能留待

規矩明整可謂正格　晨露誤塵箋妄解

炎光延萬里　此以高明遠大自許狹小河岳言已本欲

建功業非無意於世者今之所以望首陽登太華願從仙

人漁父以避世患者不得已耳豈莊生枯槁比哉所謂宏

放也其實莊子屈子陶公皆同此意而此詩語勢壯浪氣

體高峻有包舉六合氣象與孔北海相似

壯士何慷慨　此即炎光篇而申之原本九歌國殤詞恠

雄傑壯闊自是漢魏人氣格按此等語古人已造極至不

容更擬可合子建白馬篇同誦皆有爲言之至明遠羽檄

起邊庭幽并重騎射詩雖極佳已覺有詩無人漸欲少味

此亦尋常理解何謂微言方蓋不知何者爲微言也

知後世乎杜韓所以變體爲之原本前哲而直書即目直書胸臆如前後出塞可見然不解古人用意行文深妙恉趣則其擬杜韓也猶之擬漢魏同失也此是微言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天網彌四野　此篇直書胸臆即屈子遠遊意所謂心煩意亂也杜公蓋從此種出而語更加質耳此詩章法佳一起一結相爲呼應中分兩種人榮名二句承隨波四句采藥二句承列仙四句收語原本卜居杜公疑誤此二柄語意不同　阮公賢乎哉六朝人學識恉趣陶公外未有及此者矣彼康樂玄暉皆未嘗眞發肯心者也況欲戰勝乎

前文宏壯極矣何忽自謙小才

如莊屈陶公阮公其知道乎

王業須良輔　此即承上天網篇而審言之功名闕乎遭際虞周不可見矣今不幸遭亂世賢人皆當隱安可慕寵耀己之志蓋如此但當堅持雅操勿敗晚節耳上世士即指園綺伯陽能克終者耳

鶯鳩飛桑榆　謙言己小才只好如是即前寧與燕雀翔意詩意明盡而可不選

清露爲凝霜　凡此等篇不必不佳然無深妙即不必選故吾曰阮亭於茲道未有所解也余擬於阮亭選去十二首別增數首

多塵術隔指遭橫流者

亦不是微言

寒門乃寒門之誤不當以出關釋之

河上有丈人　古之智士審利害得失如彼世士逐逐忽然沒世而名無稱已鑒此而志決也　起句已開陶公

儒者通六藝　十三句說儒者一句結收章法絕奇言外見己非不知儒術但已之道不同耳古人詩文無不一意到底然如此又恐平鈍故貴妙有章法此兩說皆學詩微言也學者毋忽　木樓篇章法略同此然詞與意皆無奇可以不選

塞門不可出　起二句言既不能如孟嘗之出關又不如田橫之蹈海朱明以下言忽然竟死而失勢黃雀用莊辛語意觀以桑林自比則塞門謂已不能效狗盜雞鳴海水

何必定指曹爽

謂不能作田橫客耳假乘如秦淮謂嵇紹曰卿有佳馬乎疑用此意然此原屈子離騷來所謂心煩意亂無聊之思耳此必爽已死後詩而氣體之高活潑潑地過康樂廬陵王墓詩百倍矣康樂此詩以此篇較之如牛負物行深泥中直經營塊上語耳

秋駕妄可學　起二句往復開合作一段綸深二句橫空盤硬先言不輕以身入世汎汎四句衍承之正喻爽行都治以下乃入己正意茲年在松喬進一層結言東野不解御之深理而妄言能學秋駕故以致敗以喻人不知道術而遊於世逐妄致殃悔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

泛論於詩學無干

凶盆成括楊修禰衡皆是也能不以身輕入則可以保生而年比松喬也未央言甚長也此詩文法高古意接而語不接直與經同所謂宏放也後惟杜韓有之謝鮑輩皆不能夢見叔夜贈二郭意亦同此而文法平鈍中散以龍性被誅阮公爲司馬所保其迹不同而人品無異以詩論之似稊不如阮耳

補遺

左思詠史八首

此三種人皆各自爲第一流不能眞有於身徒虛憍浮慕便互相非謂各不相領豈知必眞能之而又合而爲一方爲第一流耶東樹幼知合此三者但不能眞有其才耳卻笑世之三者浮慕而相非也下此更不足計且此只說到魯仲連子房而止矣向上更有大人物非太沖之識所能及矣庶惟陶公能見之耳　一世本未規模盡此一詩卻笑世人身親之者無其首尾以蹈粗庸殺身慕爲之者眩其中閒若以爲獨奇畢竟不能效於實用而實能而不逢時者始許其爲此詩也

收言雖將散已不能挽

郭璞　游仙詩　本屈子遠遊之悕而擬其辭遂成佳製

青溪千餘仞　收四句然則豈出世者其悕可知

六龍安可頓　收四句卽遠遊惟天地之無窮四句意

拙出全未喻
亦太過

雜縣寓魯門　學古豔歌今日樂上樂篇其實從遠遊來
晦朔如循環　皆用遠遊語
暘谷吐靈曜　全是遠遊之意與辭也
採藥游名山　豪儁同劉太尉令人眉飛色舞
袁宏　詠史二首陳腐△

昭昧詹言卷三終

桐城方東樹

陶公

學詩當從三百篇來以屈子漢魏阮公淵明嗣之如此方見吟詠之本所謂感而有思思而積積而滿滿而作及其成章使人諷之自得於興觀羣怨之指至於文詞句法工拙高下特其餘事耳

有德者必有言詩雖吟詠短章足當著書可以覘其人之德性學識操持之本末古今不過數人而已阮公陶公杜韓也余觀太沖仍是榮華客氣但氣格差高耳

先大夫曰李長服小謝杜極縝小庾此等未宜輕議

讀陶公詩須知其直書即目直書胸臆逼眞而皆道訣乃得之質之六經孔孟義理詞恉皆無倍焉斯與之同流矣否則止不過詩人文士之流

讀阮公陶公杜韓詩須求其本領兼取其文法蓋義理與文辭合焉者也謝鮑但取其翔言造句及律法之嚴謝又優於鮑若小謝小庾不過句法清新非但本領義理未深即文法亦無甚深妙

讀陶公詩專取其眞事眞景眞情眞理眞不煩繩削而自合謝鮑則專事繩削而其佳處則在以繩削而造於眞如阮公陶公最嘗有意於爲詩內性既充率其胸臆而發爲德音耳鍾嶸乃謂陶公出於應璩又處之以第七品何其陋哉宜乎葉石林之闢之也

阮公陶公自爾深人無淺語不當以詩人求之

陶公詩於聖人所言詩教皆得然無經制大篇則於雅頌之義爲缺故不及杜韓之爲備體奄有六藝之全也

觀昭明選詩及分類眞乃無所知然其論陶詩卻有見如云人言陶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又曰其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語事理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眞貞志不休安道苦節自非大賢篤志於道污隆孰能如此

讀陶詩者宜繹會此言

詩品謂陶詩出於應璩此語固甚陋然其曰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眞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此論陶最篤讀陶詩者宜繹會之

先大夫自陶公亡國之感最爲悲憤雖不僅此數詩

山谷云謝鮑諸人鑪錘之巧不遺餘力有意於工拙也淵明直寄焉耳

湯漢臣序陶詩曰陶公不仕異代之節與子房爲韓義同既不爲狙擊之舉又無漢高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酒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疏三良而發詠所謂撫已

而此數詩亦實其意悟之所在湯說未謬

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按此論亦形似影響殊不得眞陶公本量不在此數詩讀歸去來辭及形神等詩自見

山谷曰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樹按阮亭標典遠諧則四字宗旨便不解此意寧用字不工而不使語俗樹按阮亭愛好用字工所以俗也諧則易弱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亦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此小家之言多疑其拙此不辨大雅窘於檢括者才輒病其放眞放精微此怖畏蛟龍者亦非放亦眞放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

朱子曰人皆說淵明平淡據某看來他自豪放但放得不覺耳其露出本領來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入如何說得這

樣言語

坡云質而實綺臞而實腴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莫能也

淵明之學自經術來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東周可爲充虞路問之意豈莊老玄虛之士可望耶　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飢寒而後存節義也　食薇飲水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　遺榮辱一得喪有曠達之風政其懷抱傷心處

形影神三詩用莊子之理見人生賢愚貴賤窮通壽夭莫非天定人當委運任化無爲欣戚喜懼於其中以作庸人無益之擾卽有意於醉酒立善皆非達道之自然後來佛學實地如是此誠足解拘牽役形之累然似不如屈子九歌司命之有下落至於康樂見亦如此而一歸之於寄情山水尤爲沒下梢於聖人大中至正盡人理之學皆未有達此洛閩以前人其學識到此而止由今觀之杜公悲天憫人忠君愛國而不責子之賢愚其識抱較陶公更篤實正大也記此與後之知道者詳之

前人說陶詩者甚衆然多迹論常解無關微言勝理今皆不取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此安帝隆安四年庚子事公

先天夫曰陶亦非眞以子之賢愚挂懷抱者此所論亦未免影響圖生案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陶公之意可見矣且予嗣賢愚

此何等事豈得眞不顧哉

先大夫曰吾取沈潛之說

先大夫曰推得孔子旨非過言

時年三十六歲此詩就本題本詩解之不過前言不求仕今乃暫仕眇眇以下略寫行塗只敘始終不願仕而終將歸此意明白人人皆喻惟以公志求之則言外事外別見高懷本量非石隱激訐亦非求富貴利達並非如沈約蕭統所言忠義介節的然較然不可混也蓋仕非公所樂而不妨仕其曰時來苟冥會聊且憑化遷事時偶合適當如此便且如此隨運化而遷轉不立已以違時此孔子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之義究竟不害道亦未爲失已失義此境此見古今不數覯可不表而出之乎蓋當平時無難處矣當危疑之際庸人非作巢幕豕蝨卽鷹犬爪牙一種高人見幾行遁一種仁人殉國立節公於前二等不屑爲人知之公於後二等亦不求同則非人所知沈約蕭統智不足以識公強爲傳會轉失之誣　化遷言隨時遷化素志也天運歲時息息遷化聖人亦委運任化此與浮沈詭隨及燕雀搶榆枋者迹同事同而其道不同非大賢以上莫能及公自比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是也　此鎭軍非劉裕也公於庚子仕乙巳歸詩題明白而考之史文全不合未可强說按史安帝隆安四年庚子桓玄都督荆江八州軍事五年辛丑劉裕猶爲劉毅參軍八月爲下邳太守元興二年加彭城內史三年甲辰從徐兗刺史桓修

來朝與何無忌劉毅謀起兵劉毅猶稱之曰劉下邳是年
五月誅桓玄帝反正於江陵明年乙巳改義熙元年始除
拜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三年丁未始爲揚州錄
尚書事五年己酉東伐南燕六年庚戌還至建康始爲太
尉十二年加都督十二州諸軍事十二月加相國揚州牧
封宋公十三年丁巳北伐滅秦取關中還十四年戊午受
相國宋公九錫命恭帝元熙二年庚申禪晉受命按之本
紀大約皆同而陶公詩庚子始作鎮軍未言何人前人謂
臧榮緒晉書以爲劉裕按辛丑假歸七月赴假還江陵義
熙元年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前溪皆不言爲

先大夫曰世系考當列於後不宜闕脫

誰是秋爲彭澤令冬還舊居自是不出皆見自序公自序
詩必不誤俱不言鎮軍建威爲何人要之確非劉裕也題
曰經曲阿或之京口鎮或經過不可知明年庚子自江陵
假還家復還江陵是時桓玄在江陵此鎮軍亦非桓玄也
凡此皆不可考又彭澤之仕南史言執事者公自云家叔
所用亦不知何人古今事隔史文多缺不能一一據以爲
考要之沈蕭兩傳及南史所言事迹皆不明不必附和穿
鑿而公之面目自可見於萬世餘詳後公世系考

游斜川　此游詩正格準平繩直無奇妙而清眞自不可
及　弱湍二句略整九重句楚詞層城九重按此言行將

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皆有憂危之思也

歸休似是將解官之時故云未知從今去云云。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此與斜川同而氣勢較遒虛舟二句喻也回復用漢書禮樂志　此皆是請假回作　高妙天成又有筆勢此康樂所力追而不能及者令我釋然

辛丑歲公時三十七歲作鎮軍參軍

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作　此與前作鎮軍參軍後與弟敬遠詩合誦公之仕味如此全量可知矣　此在五月游斜川後直書胸臆與即目而清腴有穆如清風之味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是年公三十九歲猶爲鎮軍參軍故曰懷也　每首中間正寫田舍數語末交代出古之兩人而以己懷緯其事惟未得歸故作羨慕詠歎所謂懷也　在昔二句言己屢空以下言古人之事田園者而以植杖倒點烏弄句小謝時時學此收以己懷次首　起四句縱橫飛動第三句折轉言不能不憂故勤農而以先師高一層起秉耒八句就順入田舍又以問津倒煞平疇二句本色自然如吮出而奇麗千古他人雕肝琢腎不能到凡陶之腴皆此類小謝便有意爲之矣收四句再四詠羨之　公仕凡六年此始懷歸也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此晉安帝年而書甲子可見沈約蕭統所云義熙以前書晉年號永和以來惟書

遭烈高挑皆抗節意也」

甲子爲妄說　此詠雪詩而平生本末俱備無一毫因易代抗節意而解者多妄說　傾耳二句謝能公善用虛字最雅令清則無輭弱率易之病如簞瓢等句可愛　平津苟不由此設揣之詞於枯木寒巖無煖氣中求出强自寬來卽屈子卜居意苟字詎字開合相應　一直敘去而時時頓挫開合筆勢起跌無平直病　此癸卯乃妄帝元興二年是年桓玄篡位劉裕以下邳太守加彭城內史而公作鎭軍參軍在荆州有懷田舍詩注家猶引沈約宋書指是詩爲易代抗節而發誤甚　又按是詩似是不仕已歸語則非癸卯或是癸丑或是乙卯後人傳寫錯誤無人與

校若是作鎭軍參軍時暫假還時作玩詩語氣不似若此爲元嘉丁卯則是歲爲公沒之年又不當曰平津苟不由矣此時不仕何待疑乎

歸田園五首　公以義熙元年乙巳冬自彭澤歸自是終身不再出時年四十一歲其仕以三十六首尾共止六年耳所云三十年指已去之年舉其大數對今四十言之若曰前此三十尚未能立今而四十乃得決計耳意蓋如此勿以詞害可也蓋三十九以前仍繫以三十耳姑解之如此以俟通賢　此詩縱橫浩蕩汪茫溢滿而元氣旁礴大含細入精氣入而麤穢除奄有漢魏包孕衆勝後來惟杜

公有之韓公較之猶覺圭角鑱露其餘不足論矣　少無
適俗八句當一篇大序交而氣勢浩邁跌宕飛動頓挫沈
鬱鶻鳥二句於大氣馳縱之中迴鞭彈壑顧盼迴旋所謂
頓挫也　方宅十句不過寫田園耳而筆勢鶱舉情景即
目得一幅畫意而音節鏗鏘措詞秀韻均非塵世喫煙火
食人語久在二句接起處換筆另收　公義熙元年冬歸
此言桑麻長種豆濯足皆非冬景詩不必定為是年作也
野外罕人事　此既安居以後事　起六句由靜而之動
相見二句為一篇正面實面桑麻日以長以下乃申續餘
意耳只就桑麻言恐其零落方見眞意實在田園非喻己

也
種豆南山下　此又就第二首繼續而詳言之而眞景眞
味眞意如化工元氣自然懸象著明末二句另換意古人
之妙只是能繼能續能逆能倒我能迴曲頓挫從無平鋪
直衍
久去山澤游　此又追敘今昔是題中歸字汁漿　前半
敘事一世四句論歎作收此章法同一篇文字也飽代東
武吟結客少年場皆同此境但飽說他人仍客氣假象無
眞意動人惟杜公草堂四松等乃與陶繼其聲耳韓城南
聯句中有一段亦同此境序分三段

只斤斤於字句小節於大體殊少體會

悵恨獨策還　此首言還不特章法完整直是一幅畫圖一篇記序余嘗言詩采采芣苢只換數字而備成一幅畫圖言外又見聖世風俗太平歡樂之象眞非晚周以下文字所能及而鬼士妄人猶以諢語譏之可謂不識好惡仰面唾天矣　此五詩衣被後來各大家無不受其陶育者當與三百篇同爲經豈徒詩人云爾哉悵恨二字承上昔人死無餘意來首四句還路未至漉酒四句既還後以至明燭至旭古人言之有序只是立誠耳此等文理皆與六經同

移居二首　只是一往清眞而吐屬雅令句法高秀戊申六月遇火移居必在是耳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公乙巳年歸至是六年矣　起四句直舉胸情非傍詩史一氣舒放見筆氣文勢後惟杜公每如此具崢嶸飛動之勢鮑謝則不敢如此必凝之固之不使一步滑易學者若不先從鮑謝入手而便學此未有不失之滑淺庸近如今凡俗所爲者也此一大公案宗悟前人未有明言之者　人生歸有道言人之生理固有常道開春以下照常敘說只爭句法秀出耳　山中二句清麗千古自然之色味如吮出非他人從外設貼以鮑觀圖人藝植詩相比可見學陶公必如彼工苦乃爲

善學如顏公書法之變右軍出全力以敵龍虎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僅能成得自己一面目留於天壤耳若執筆便擬陶公是黃口孺子輕學老成宿德舉止風軌縱似之亦可鄙笑不惟優孟衣冠抑且滑熟無力觀鮑公如挽千鈞以全神全力將之僅乃自立耳坡公和陶直是倚其才大學之易似耳而皆非其佳什世亦無誦習之者夫以坡公且如此況未士之無知者哉鮑詩起處六句畢竟鈍且客氣通身以元氣求之去陶終遠此中得失學者微參之與殷晉安別　序則眞序情則眞情　此人公不重之以爲道義交所謂故者無失其爲故也　語不假借亦無

妙處全未領會

諷譏輕慢青天白日分寸不溢公所以爲修詞立誠爲有道之言也　情詞芊綿眞摯後惟韓杜二公有之益復頂一遇來言之有序如此　語默二句分寸

贈羊長史　此劉裕將篡之機正公所憂懼然於時事則不可明言又於此題體統此人之前尤不可明露若修頌功德固不可徒作送行詩又無謂然則此題直難著筆公卻於空中託意非常開首提出念黃虞言黃虞沒而已妥適歸而黃虞之迹在關中已欲往從之而不得今適太平此句貼題使人不覺乃非泛而不歸今羊去此而已不得從此又正貼題法後又幻出商山四皓與已作照言四皓

略知陶意而言之未暢貼題云云皆小家樣

清謠久結我之心曲但運乖不得一見其人結句言今我遭亂變而不能如四皓之爲功以安漢故意不舒也與起句相應雙結　此丁巳年公五十二歲作關洛平後二年裕卽篡此題難於劉太尉贈盧諶彼可以明目張膽正說故雄傑宏放此不能明說故伊鬱隱迷其文法之妙與太史公六國表同工覺顏北使洛如嚼蠟如牛負物行深泥費力而索然無復生氣陶詩當以此爲冠卷　韓公送董邵南序有此高遠幽深境相　柳子厚論楊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余謂顏比陶亦然　中都不必呆數典此卽指關中耳此上承黃

與般瞥安別正是此意

虞下伏四皓草蛇灰線過脈若云君當往事佐命吾當爲四皓以避亂耳卻借如此指出毫不見正意痕迹其妙如此前後惟阮公杜公有之韓公亦能之坡則罕見此矣何況餘人　路若經商山以筆勢論亦是蹴起陡勢神來氣來之筆紫芝誰復采正言我將見之也黃患卽賈禍也言盡意不舒不啻明說吾意不能明露也　高妙疏遠筆勢鴛舉不獨謝不能鮑亦不能

桃花源　此詩敘一大事本末曲折具備而章法布置抵一篇文字句法老潔抵史筆議論精卓抵論贊起四句作一總敘而筆勢籠罩原委昭明崢嶸壯浪往迹以下夾敘

孫權故城乃小謝佳作體製不同未可輕

夾寫奇蹤以下又總結借問四句收入自己何等神完氣足以視小謝孫權故城彼爲板實無法而沒奈何矣　陶疏謝密然謝實陶出如此眞謝之祖也　古人文之高妙無不艱苦者但阮公陶公艱在用意用筆謝鮑艱在造語下字初學人不先從鮑謝用功而便學阮陶未有不凡近淺率終身無所知以此求之數千年不得數人紛紛俗士不足譏矣

形贈影　形主必死言而但勸飲酒以爲解此尚沒把鼻初意也　以天地草木陪說筆勢恣橫我形自謂君指影也奚覺無一人言死去不足爲有無也

形影止一人故云未嘗異又云終不別并無我惆爾而終忠告之意

影答形　立名始有把鼻乃正理也　起言既不能存又無保之之術又昧成仙之道必然死耳中言我惆爾空死不得不效忠告惟有立善留名不朽耳中間正還影字題面古人無不如是所謂入木三分

神釋　神運形影者也前八句神三皇以下釋此用莊子之理賢者過之反以委運任化爲極三皇六句釋死日醉四句分釋飲酒立名甚念以下正意也　以任化爲正終是沒把鼻仍自以立善爲正但不必求人譽耳　立善誰譽今及之而後知非口頭語乃傷心語孔子亦歎知我其天卽此意也然只有如此並無別路　陶公所以不得與

於傳道之統者墮莊老也其失在縱浪大化有放肆意非聖人獨立不懼君子不憂不惑不懼之道聖人是盡性至命此是放肆也　不憂不懼是今日居身循道大主腦莊周陶公處以委運任化殊無下梢聖人則踐之以內省不疚是何等腳踏實地

飲酒二十首　據序亦是雜詩直書胸臆直書即事借飲酒爲題耳非詠飲酒也阮公詠懷杜公秦川雜詩退之秋懷皆同此例即所謂遣興也　人有興物生感而言以遣之是必有名理名言奇情奇懷奇句而後同於著書不拘一事不拘一物一時一地一人悲愉辛苦雜然而陳而各有性情各有本色各有天懷學識才力要必各自有其千古而後爲至者也

衰榮無定在　言不必攖情無常無定之衰榮惟知其古今皆若此故但飲酒可也以衰爲主以榮陪說其理乃顯

起筆勢崢嶸飛動後四句明明正說　念之至熟至明所以飲酒以下倣此　昔人云讀杜詩當作一部小經書讀余謂陶詩亦然但何必云小也

積善云有報　言不必計善惡之報爽但以固窮守道爲正求仁得仁同一窮死不如留名沒世　一起四句偏反飛動先有斷決而後發此端問先非眞有所疑也反覆疑

陶雖云然亦以固窮爲節爲更爲消與聖賢之恒何嘗有異

先大夫曰不言伐國自盛慶弔此明有亂世之憂恐有禪代之事植爲乃全未現會殊失陶恉

迷收二句語勢尤勁折無一平直淺滯順滑之筆明明爽
報卻云不爽求仁得仁也以二人證之而文法相承互解
言卽此所以報夷齊榮公也　上言其爽而空言詰之作
波瀾以起下百世之傳折出一榮公文法變化如此以福
報則爽以名報則應文法變化收忽然自斷決截堅定不
復疑若忽悟徹者然屈子天問亦此意古賢無不然
道喪向千載　言由於不悟大道故惜情顧名而不肯任
眞不敢縱飲不知卽時行樂此卽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
酒與上篇似相背然惟其能固窮是以能忘憂而飲酒固
是一串意非相背也不可以文害義也　此卽神釋之義

注說及何義門解皆失之滯書生之見取於歸一詩人之
悟惟意所之左右逢原皆道腴也　鼎鼎言方來之年甚
速如流電吾人僅此百年之內何足恃乎注非
棲棲失羣鳥　此首分兩半看前六句未歸是言己作鎭
軍參軍時六年閒事也後言既得歸卽今是昨非之意孤
松句仁也勁風句言天下皆亂無樂土卽採薇歌意收句
要之以固守永不更違幾於右軍誓墓所謂致虛極守靜
篤後來如某某不保晚節復出失身不能如陶公之剛決
也　夷齊妄適歸顏淵得孔子而依歸
結廬在人境　此但書卽目卽事而高致高懷可見起四

古人賦詩遣興豈必斤斤

句言地非偏僻而吾心既遠則地隨之境既閒寂景物復佳然非心遠則不能領其眞意味既領於心而豈待言所謂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言有曾點之意後六句卽心遠地偏之實事

行行千萬端　本齊物論　起句舉世皆迷次句此指眞是非三句人人一是非　言心不遠者但見是非紛紜而不能已於言此承上文忘言而足之如此

秋菊有佳色　就菊言所謂卽物卽事

青松在東園　次句乃與常人同儕等伍不過歲寒後凋之恬而說來如新聞就松言皆以飲酒緯之顧題也　樹

顧題此二十首中不言酒者多矣

頃思得此讀此乃先得我心同然蓋可信其不謬也

清晨聞叩門　又幻出人來較之就物言更易託懷抱矣

此詩夾敘夾議託爲問答屈子漁父之恉注謂時必有人勸公出仕者是也收句完好

在昔曾遠游　言恐失固窮之名直書胸臆無一字客氣

顏生稱爲仁　起六句將枯槁與名並說足以下解之雙承名亦不知枯槁亦不知但貴稱心耳苟能稱心卽裸葬猶可又何生前枯槁足恨何所知是發明一二句名三四句枯槁以下分承總解

長公曾一仕　此與前皆借古人而緯以己意此詩直作

世俗久相欺 謂俗人少眞 苟且耳不必 指懽言

兩半首敘二人一伸一縮一往以下言已久相欺言僞爲無宦情之言而戀官不肯去位也擺落句卽狐疑不能堅決之意

有客常同止　此忽然慨世庸愚之人可憐而不悟而吐屬温雅蘊藉無惡謔醜詆直罵氣象淵懿此卽陳遵同張竦之恬子雲酒箴之文

故人賞我趣　此首正說飲酒　父老四句說醉後之趣情景意識眞汁漿全涌留止也卽指酒

貧居乏人工　此前四句祇作卽事與體與下不相貫以後卻從空曠中得悟本趣言若不委窮達則多憂懼是擾

評者賢哲時時以已比附最見其鄙陋處

其素抱爲無益鄙懷豈不可惜然後知其以一窮字綰起四句灌木荒宅以下是貧居境象宇宙句放筆向空中接收二句敘論反掉作歸宿道緊之至言不能固窮則喪其生平爲可惜如馬融蔡邕

少年罕人事　起句余亦然言弱不好弄感歎已情事與境如此惟宜飲酒以遣之惜不得陳遵之人共陶此情翳蔽也言不能豁也韓公秋懷時偷此境固窮乃以全節飲酒乃以固窮遣此窮耳非飲酒也此意人不知之所以如此者何也非孟公不知　時無陳遵不達吾飲酒之意

幽蘭生前庭　此首分三節言懷才見遇又當思慎任道

覺得當念還告當時之人也非自謂

不矣顯默者猶言不屑教

卽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二途然後當思世路險艱知足急退　此詩用意甚遠必爲時事而發然自古及今聖賢所以立身涉世之全量不過如此　清風句以才見世任道句哀而誨之收句卽歸去來辭迷途知遠今是昨非△出山泉水濁忘其本來面目者皆是

子雲性嗜酒　言止可飲酒不可及世事當深心接物可知雖與王顏相往還而不入之不可得而雜也此見公沈毅剛勇不忤俗不隨俗非一味爲高致彼飾僞沽名以爲利者固無論卽石隱者流亦豈足與於斯　引子雲借古人以爲比言不失顯默在當用心而諸爲爪牙鷹犬希佐

讀山海經詩也

先大夫曰此詩自言歸田在向立年是未三十也又一紀而作此詩則當在四十內外也前首亦言行行

命以壁國者其不仁可知也卻以己不忍相和爲仁言外分明而歸於飲酒以載醪問奇引入何等親切是諸句卽管但談經意有時二句素位不妄言世事卽管幼安潛龍之說收句豈復有楊惲之事傾埶之望　言是聖人眞實學行高識確志是聖人之道子雲所以不能嫌於自頌託之云爾

曛昔苦長飢　言已幾誤託足於仕路之歧途而幸得返末二句以仕歸飲酒用疏廣典親切挽合題目自然恰好公以三十五六出仕四十一歲歸田至此五十二三矣△

此公自彭澤後紀作多有微言宜領

向不惑今諸作詩在五十外殊未合

此語甚是

鄙陋至此不堪寓目

義農去我久　此首收束二十篇而末二句又收足題面章法完整蒙上言仕歸飲酒不得已也昔孔子不用而歸則刪定六經已今亦欲如是但述而不作好而親之以繼微響而已此與楊雲仲淹之僭作者已不同矣　不言已之好但言人之不好亦避直取曲以虛形實也　此首盡以舉世少眞而已獨一人任眞如魯哀公云以魯國而止有儒一人也而此意不便自說故謬悠其詞於飲酒曰恐負此儒巾也下二句又就飲酒中爲荒唐弔詭謬悠中又復謬悠之卻又顧題也陶之飲酒卽莊之寓言植之之日記然植之正言不如莊質言又不如陶而心則一也　少

陶并無此僭語

眞謂皆從於苟妄也舉世皆非不得一眞欲彌縫之道在六經崇尚乎此庶可以反性情美風教成治化著誠去僞返樸還淳無如世竟無一人問津此其可痛可恨而已之所懷則願學孔子從事於此亦欲彌縫斯世而有志不獲惟有飲酒遣此悲憤也以用意論極其恍惚以文法論極其恣肆奇妙不測　收言舉世皆庸奴無可莊語只有飲酒愈緩愈肆愈遠　經所以載道也達道則無苟妄而無不任眞矣故歸宿孔子及諸儒言已非徒獨自任眞亦欲彌縫斯世此陶公絕大本量處非他詩人所能及故此篇義理可以冠集羊長史篇文法可以冠集　陸梓亭云玩

其詞意上敘孔子下述六經皆言願學之意但終以飲酒之語亂之使人不覺耳又言所行不無過差不能盡如六經由於好飲之故亦躬行未之有得意樹謂明以來諸儒皆以講學為門戶其實無甚學問皆鮮實得若使用之必不能彌縫使淳而卻居之不疑不如陶公之任眞矣　此二十首篇篇具奇恉曠趣名理名言非常恣肆皆道腴也

讀山海經　第一首總敘祇言讀書情景略一點題耳

詠貧士　中多名理名言

萬族各有託　孤雲比眾鳥興量力以下入己賦也　此所謂知音者亦謂黃農虞夏耳已矣卽安適歸矣之恉何時見餘暉與末已矣相呼應

淒厲歲云暮　前八句說貧傾壺二句樸眞後來孟郊盧仝集俱從此脫換出然如虛豆兼冰崇等語益奇而氣象終失之雕鑿不渾成閑居四句方貼己之處貧跌宕往復闊大精融賴古多此賢句貫下三首古人章法之奇如此

榮叟老帶索　重華二句闊大橫絕含蓋古今非小儒胸臆所有倣襟二句又遙接帶索納履豈忘四句跌宕轉折總結二古人　此與下二首皆先引古人後以己讚之斷之論之詠歎之發明之爲章法

安貧守賤者　六句古人豈不以下入己之論讚收卽朝

聞道之義

仲蔚愛窮居　前六句古人此士以下入己之論讚人事二句公自言願從仲蔚也翳然言自蔽匿不與世同罕所同言世人罕能知之

九日閑居　起四句解九日題義典而新警露淒四句寫景以下借酒菊引入情收四句敷衍閑居　蕭疏之氣康樂不能知

於王撫軍座送客　此僅於詞足盡意而綿邈清綺一往眞味景與情俱帶畫意起四句敘題寒氣四句地瞻夕四句時收四句情　此詩無甚超詣而自不可及品韻高也

歲暮和張常侍　大致因歲暮而感流年之速己之將老死也而精深沈至不淺滑平顯一起一結尤深起言人代易速觀於市朝而見舊人之多亡其速如驟驥之趨於悲泉以下句形上句爲歲暮起端也今又當暮則已又將速亡素顏閟哉虛實反正開合言之向夕四句正寫歲暮民生遥接而以闕酒爲題之正實其味彌深又就無酒轉下言窮通憔悴死皆不惜但別有慨耳撫己雙收言本自有深懷而觸歲暮又增慨耳試思其言意下落用意精深章法文法曲折頓挫變化不可執著徒以白道爲學陶者豈足知之

起四句將有亡國之懼也收亦此意

溺哉二句言已既老不能復有爲也即石碏之悄

有會而作　正言菽粟不足卻以甘肥爲禮則意深而曲有味矣常善四句與謝公平生疑若人四句同本言已慕此人卻反言以非之則局勢曲而變化矣斯濫二句解上文言彼寧死不肯濫則余今日亦止有固窮甘餒而死正以師昔人也讀此乃見公用筆之變用意之深曲文法妙不測後人學陶意腐語直勢平筆鈍安能夢見

連雨獨飲　不過言人生必死世無仙人不如飲酒而用意用筆俱迴曲深峻天者自然而已任眞則亦同於天曰忘曰無所先皆筆之曲也天豈去此言天非違卽吾心是但任眞卽天矣雲鶴仙也雖可羨而吾不願顧獨抱任眞自然之心久與天忘乃衍上文意不必求仙也起四句本是古人陳言看他折洗翻用入妙

和劉柴桑　此以劉能歸爲悟一起八句著筆用意全在此荒塗二句以他人不歸者相比茅茨以下言初歸修治田宅直至歲月共疏方說足棲棲二句頓挫以寬文勢若無此則氣促耕織四句又於題後題外繞回詠言往復三折弱女句或劉本無男乃見眞妙而沈德潛以爲喻酒之薄無論陶公無此險薄輕儇筆意而於詩亦無脈情景俱澆漓矣起四句注言劉招公入社而公不往甚淺而陋此皆謂劉初仕而今還也公之辭彭澤與劉之去柴桑其趣

一同故此和劉即自詠也親故二句是貫下還字用意通
身指劉猶康樂池上樓上言思歸下言始寧之親故耳
酬劉柴桑　一起四句跌宕前言劉此言己余今旅處亦
罕人事方知忘運之語眞也
和郭主簿　此二首與酬劉柴桑皆閒居詩正格一味本
色眞味直書胸臆　前首夏景次首秋景爾即指幽人也
解者謂指松菊則於下文勢不通矣因松菊以興起幽人
耳前首望雲懷古次衡觴念幽人也檢素不獲展言不通
訊問也康樂擬之曰願阿竟何端
擬挽歌辭有生必有死　一起凝結言死一耳但早終非
有促短之殊曠悟妙義空古今魂氣八句敘足結句收轉
倒具奇趣
荒草何茫茫　且敘且寫有畫意幽室八句入議論眞情
眞理另收緩結此詩氣格筆勢橫恣游行自在與三百篇
同曠而又全具興觀羣怨杜公且遜之
諸人共遊周家墓　此雖一小詩而可以摹習成一體格
雜詩十二首阮亭止選白日淪西河一篇此篇亦無奇但
白描情景空明澂澈氣韻清高非庸俗摹習所及
擬古榮榮窗下蘭　此亦仍是屈子及十九首阮公等意
前四句始合出門六句終乖多謝四句詠言反覆作收

僧田子春以明其憂抱也以爲詠田陋矣

按古詩詩淵公絶唱生平人節具見其中方全未理會何足以爲知人論世哉

辭家夙嚴駕　此只詠田子春耳起四句故爲曲折收句結出託意

日暮天無雲　清韻情景交融盛唐人所自出

種桑長江邊　此尚氣之作在公集中似成別調　按此即夷齊西山歌義

責子　此詩無可學亦無可說

乞食　此與責子等篇皆無可學而此首音詞有足動人深感者

詠荆軻　次敘高簡託意深微而章法明整起四句言丹君子六句言軻飲餞八句敘事心知二句頓挫以離爲章法登車六句續接敘事惜哉四句入已託意作收

昭昧詹言卷四終

桐城方東樹

大謝

謝公蔚然成一祖衣被萬世獨有千古後世不能祧不敢抗雖李杜甚重之稱爲謝公豈假借之哉且諸謝翼翼如叔源宣遠體格俱相似而康樂獨稱宗卽惠連固且遜之政可於此深惟其故

唐初詩人及盛唐人於唐以前諸名家皆嘗深知而慕效之其上者能變次者猶或得其一節惟大謝無嗣音皎然之論亦只空識其句法與象而已不得深究其作用措注

擅之專於字句詞藻上著眼故於大謝獨多精確之論較論曹阮諸家遠勝

之精微也考謝公卒於宋元嘉十年癸酉到今一千四百餘年中間除杜韓二公外竟未見一人有能知之者明代李空同號爲學大謝觀其氣骨輕浮皮傅麤淺卽剽其句法尚屬影響無論神明意蘊矣弇洲倦圃徒事推崇漫爲膚論於是謝公竟成絕響非特此也吾觀醴陵所擬竄句籍辭全屬皮傅影響可笑也

讀謝公能識其經營慘澹迷悶深苦而又元氣結撰斯得之矣醴陵空同求之皮外豈得爲能知大謝者哉

大約謝公清曠有似陶公而氣之騫舉詞之奔會造化天全皆不逮固由其根底源頭本領不逮矣而出之以雕縟

此論最當

堅凝老重實能別開一宗

南史本傳云縱橫俊發過顏延之而深密不如此非知言謝公政自深密耳

謝公思深氣沈無一字率意漫下學者當先求觀於此較之退之山谷尤嚴此實一大宗門也

明遠杜公皆有率句爽快逸邁康樂無之

古人不經意字句似出已意便文白道而實有典此一大法門惟謝鮑兩家尤深嚴於此後人淺陋無復如此但率語耳

如謝公乃是學者之詩可謂精深華妙但學人不得其精

爽快逸邁何可無之此正其窘耳

此評不過
此則當矣

深而浮貪其華妙則亦終歸於詞悟膚僞氣骨輕浮如李
空同輩而已
任淵論陳無已詩如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后山何
足當此鄙意康樂亦正犯此病此意前人未有發者
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康樂貌似犯此似沈滯平鈍
氣勢不起其實竟體空靈邁往曲折頓挫非靜對久之不
能深解其妙
謝公氣韻沈酣精嚴法律力透紙背似顏魯公書
謝公全用小雅離騷意境字句而氣格緊健沈鬱
謝公不過言山水煙霞邱壑之美已志在此賞心無與同

先大六曰陶之忠憤正同孔阮家國君父之恨豈可淡忘此論殊未允當

耳千篇一律惟其思深氣沈風格凝重造語工妙興象宛
然人自不能及
陶公說不要富貴是眞不要康樂本以憤惋而詩中故作
恬淡以比陶公則探其深淺遠近居然有江湖澗泚之別
陶公胸中別有大業匪淺儒所知太白胸中蓄理亦多皆
非康樂所望見讀謝詩令人無興觀羣怨之益
古人處變革之際其立言皆可覘其志性如孔北海阮公
固激發忠憤情見乎詞陶公淡而忘之猶有荆軻等作康
樂仕不得志卻自以脫屣富貴模山範水流連光景言之
不一而足如是而已其志無先朝思也韓亡秦帝之詩作

於有罪之後但搘拄門面耳何謂忠義動君子也當日廬陵王論曰靈運空疏延之險薄鮮能以名節自立可謂知言矣

古人作詩各有其本領心志所結動輒及之不自覺所謂雅言也如阮公之痛心府朝憂生慮患杜公之繫心君國哀時憫人韓公修業明道語關世教言言有物太白胸中蓄理至多逐事而發無不有興觀羣怨之指是皆於三百篇騷人未遠也謝公功力學問天分皆可謂登峰造極雖道思本領未深不如陶而其痼疾煙霞亦實自胸中流出不似後人客氣假象自已道不得卻向他人借口也

如康樂乃是學者之詩無一字無來處率意自撰也所謂精深但多正用則爲陳言退之乃一革之每用必翻新而一切作料字面悉洗淨去之文字一大公案古今一大變革也

謝公每一篇經營章法措注虛實高下淺深其文法至深頗不易識其造句天然渾成與象不可思議執著均非他家所及此所以能成一大宗碩師百世不祧也今學謝詩且當求觀此等處然余之閱之也恆昔昭而今昧故今一一記之

陶公不煩繩削謝則全由繩削一天事一人功也　每篇

此節上有闕文

百徧爛熟謝從陶出而加琢句工矣

史言靈運居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又與顏延之受詔擬樂府久之乃就可見其得之苦艱不易也今之詩人搖筆轉吻頃刻滿篇不知有所謂難何由能及古人

謝詩力厚思深語足氣完字典句渾法密機圓氣韻沈酣求通其辭求通其意者也固學詩學文之要悟而於謝詩尤宜依此二語用功

康樂終是有懷抱本原皆自己胸中發出不是借口客氣假象而其每一篇經營章法皆從古人來高妙深曲變化不可執著至其造句清爽秀韻又極老成古樸今當師其

以上所云而務避其面目字樣習調

謝詩用事如樵隱俱在山妙善冀能同亂流趨正絕來人忘新術執戟一以疲和樂隆所缺似此凡數十百處暫見似自道而實皆用典此是一大法門古人無不然當先求觀此等乃不敢率易下語有同倫父牽率驅使故事寡情不歸

謝詩看似有滯晦不能快亮緊健非也乃正其用意深曲沈厚不佻不可及處須細意紬繹玩索乃知杜子美作用多出此等凡謝詩前面正面後面按部就班無一亂者所以為老成深重每層中有中鋒絲料語姑即登池上樓一

首求之亦可見又如九日送孔令過盧陵王墓敘述有序
步驟安閒中鋒煞料一往情深如吮而出
謝公造句極巧造天工
巧而出之不覺但見其渾成巧之至也以人
阮亭不選初去郡甚有見此謝公滯詩也田南樹園亦同
康樂詩止以綠水芙蓉天然為健此等滯詩何遽學也
謝詩以綠水天然去雕飾為佳又有一種常語滯語
如初出郡擬古等不必不佳然無得學之恐成習氣皮毛
搔癢不著似是而非為無當耳學者取謝鮑奇警句法而
仍須自加以神明作用乃妙深觀杜韓則謝之為謝杜韓

之為善學而妙皆自見矣蓋杜韓能兼鮑謝鮑謝不能有
杜韓也
杜公能兼大謝而實駕出其上空同自以能學杜而不能
夢見大謝以此推之則學者有本無本眞僞之別居然見
矣太白亦能兼大謝而宏放實勝之
謝之比於杜韓則謝似班固杜韓似史遷顏比於謝則虎
賁之似中郎神期不同矣
觀康樂詩純是功力如挽强弩規矩步武寸步不失如養
木雞伏伺不輕動一步自命意顧題布局選字下語如香
象渡河直沈水底又如奕碁如都盧尋橦如病瘼承蜩一

口氣不敢出恐蠢也又如造淩風臺稱停材木分毫不得
偏崎及其成功如偃師之爲像人人巧奪天工力足以赴
巧智足以彌失皆同一深造自得又怪康樂作詩用意靜
細縝密如此其所潤湟槃經亦莊列精言而其行身披猖
悖誕如彼而卒以殺身可歎也乃知其言而不能行全無
克己內反之功得道不行咎殃立致謝之謂矣
謝公起處有凝對者亦似鮑有極緊健亦有平敘不甚警
者亦有崢嶸飛動之勢者但力自厚而不流與杜公筆力
雄快馳驟者不同須分別之如能合陶杜漢魏而兼其勝
乃可俯視謝鮑而豈易得此人乎

先大夫曰又怪字上無所承恐有脫誤

此乃仇家詆誣不可據

杜牧之稱元自向無佛處稱尊此最中俗人輕妄之病若
見得古人深苦如此則豈敢妄自侈大故今且以鮑謝韓
黃爲之祈嚮可以已輕率滑便之病
謝詩起結順逆離合插補慘淡經營用法用意極深然宛
不及漢魏阮公杜韓者以邊幅拘隘無長江大河渾灝流
轉華嶽滄海之觀能變易人之神志此存乎義理本源及
文法高妙非關篇什長短也試觀阮公可見然今切不可
以此便生輕忽謝鮑之見蓋其至處非餘人可及也
太鍊則傷氣謝鮑兩家若不善學則恐不免峭促不舒之
病不如三百篇漢魏阮公以及杜韓混茫浩然一氣也

謝鮑元氣渾淪流注於篇內但不怒張馳驟呈露於外耳
非無氣也乃故凝之固之抑遏之如匣劍光押虎兕
謝詩用意沈厚酣恣可以窺其天懷學力讀之久令人不
能釋

下字成句須以康樂爲法無一字輕率滑易此黃山谷所
以可法杜公時時用康樂意與字但氣加緊健雄邁耳
杜公詩有學大謝體者如次晚洲空靈岸花石戍等可見
又按謝有插槿當列墉句杜公蓋用此字而董采評直亂
道其於杜公並文義未能通而徒拾學究頭巾唾餘盲論
瞽談全無發明强作解事以誑惑無知之後生耳近日紀

氏評蘇亦然
姚薑塢先生曰康樂詩頗多六代强造之句其音響作澀
亦杜韓所自出
又曰惠休所云初日芙渠皎然所云風流自賞正未易識
取而何義門以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篇當之似非謝
公所允耳愚謂何固不深解詩者此篇阮亭未入選甚有
見但二釋所云初日芙渠即是風流自賞蓋言其葩豔天
然不俟雕飾必欲釋之亦不難如潛虬媚幽姿猿鳴誠知
曙昏旦變氣候首夏猶清和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積雪等
句亦未嘗不可想見但此乃指一句一語言之恐二釋所

品皆止言其華妙而未及其精深今茲苦索之而謝詩之精深始顯要之精深猶可以學力至華妙則其才之得於天分者不可及也華妙而不精深固為浮豔精深而乏華妙則有同嚼蠟雖巧如偃師亦止象人而已如顏延之是已

謝鮑杜韓造語皆極奇險深曲卻皆出以穩老不傷巧小才傚之即不穩或傷巧而輕或晦不解

康樂無一字不穩老無一字不典重無一字不沈厚深密如成德之士求幾微之過而不得實勝明遠但其本領不過莊佛無多變境不逮杜韓如長江大河含茹古今擺動宇宙也

學康樂之沈厚深重須濟以明遠之俊逸乃免滯氣學明遠久又入於輕俊又當濟以康樂至陶公杜公則全美

康樂擬鄴詩及擬古諸作不必不佳然實無謂阮亭不取頗見鑒裁之善

讀莊子熟則知康樂所發全是莊理

玩謝鮑玄暉所讀書亦不甚多但能精熟浹洽故用來穩切異於後人之掇撦餖飣也看來康樂全得力一部莊理其於此書用功甚深兼熟郭注古人有一部得力書一生用之不窮尺捶也觀康樂之所言即其所潤澤槃經也故

當非餘人所及

讀古人詩其用意須會之於意言之表方可云善繼其志述祖德達人貴自我　起四句包括二篇全旨康樂用字之典及敘述重大情事簡重老鍊令人可達此皆大作手可法處他人語蔓冗淺陋而意緒反不能明輕置濟物重在達人命意高人一等。故是文章占地步身分處。亦是文法虛實輕重賓主易位法以視平鋪實敘冗絮而不可了者靈蠢全別矣段生四句歷引古人以證之排比鋪張而非冗空中布陣實者仍虛展季句似越石臨組四句申明歎美以頓束之對珪句全用太沖句茗茗四句遞入本題

敘述警而不弱蔓遙遙句承上起下委講四句高入申敘正言之委講改服不得已而出濟物也委講綴道論如五臣注委棄講藝語殊未明荀子成相春申道輟輟作綴此或亦作輟義與委講改服同一義與太白君平綴論者不同姑存疑以俟知者　一起四句概起得力邁往一氣兩層雙縮而賓主歷歷筆勢浩然以下如水之浮物隨勢曲注皆極其自然而止收二句虛讚

中原昔喪亂　前首虛含此首始實敘起勢邁往崢嶸飛動似仲宣起六句敘時事語壯闊該簡。有氣稱題。爲第一段萬邦六句承遞入題次第精實。全篇中權正位。爲第二

元國晉臣何得如此深求

總是就題看詩不知古人詩成而後命題未嘗字字

段拯溺二句身分凝句頓挫賢相以下收轉達人高情以結述德之悎見歸宿終高人收足高情濟物只作中間一波要之此亦虛美謝玄雖云勳參微管然非有道德之人受封公爵何嘗辭賞足比於段展四子哉秦趙云云不歸美君相而攘以私其先祖亦非立言之體統觀康樂詩以此爲最矜浮雖不若魯頌之掠虛而固殊衞銘之勿伐然以詩論則經營布置稱停稠密可謂極工筆亦簡老視宣達子房詩潘岳關中詩皆凡製矣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　學王撫軍送客　起四句從九日起高邁鍊句爲時景良辰四句敘宋公集送餞

先大夫曰此用君子之光有孚吉象云君子之光其暉吉也以暉釋孚釋亨需有孚光謂孚爲尊此同其訓戴記孚尹旁達之孚亦與此同

此詩起四句言世運已衰幽人高舉餞宴四句反言以諷劉裕晉

燕四句將宋公之餞送說足然後入孔入已送在宥二句沈鍊精深所以聽其歸歸客六句敘孔豈伊以下始入已之送　周易有孚於飲酒言時將可以有爲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此朱子義也而康樂云云似亦此意至在宥二語歸美君上能容他歸得遂自已（讀羊里切音以止也）之性闊大精實義理周足他人所不能到當日共推宣遠作昭明亦並登於選然彼於起處敘九日太多章法偏墜後半敘本事詞意未滿大不及康樂古今濫吹誰差比而眞知之也　康樂之詩祇是言有序按部就班一毫不漏一字不蔓不迂絜平弱而造語精好如精金在鎔無一點鑛氣煙氣躍冶

末天下決非平治之時故極力贊揚而讓諸自見末四句言非以此遂爲念乃宿心不能自遂見孔之去有媿薄劣耳指意愈明方評全無領會河流二句選注最當如兼言水陸路程恐不成文理

之意於此篇亦可見　弭棹二句次第不苟河流二句水程陸程均到此皆他人所易粗忽而獨從容細意不可及處後惟杜韓同此律細也　力厚氣充詞足寬健各得其性

盧陵王墓下作　起八句次第敘題直至作詩爲第一段

雲陽指曲阿朱方指丹陽公至曲阿還丹陽懷君子點題道消句橫語分寸沈重憤懣指少帝運開指文帝神期四句正申悲涼頓住延州四句借賓陪託以避平衍實說楚老弔龔者平生四句轉入哀傷忽掉轉馳驟剽舀如神龍天矯忽起忽落用筆行文至妙處神情俱動疑若人謂越

起四句當全一段敘題析

州龔老脆促四句遙接松柏句下脆促生也哀甚也天枉句文法舉聲二句遙接淒候沈痛悲涼意　連岡用典不苟如此淺學妄知敘述一大事言簡事明本末無不該悉而仍從容文法範我馳驅他人指陳冗絮轉不得要領心忙語亂不暇論文法然後知作者擅場杜韓所以傾心豈苟然哉、盧陵沒時年十八謝晦論盧陵德輕於才而已之德乃更輕班固所謂目睫也　敘述措語有序有情略同九日送孔令一往綿邈情致如餔吮而出無一率易之句無一陳舊之字敘述流連非平日滯澁面目

鄰里相送至方山　別人　起六句次第敘題事實情景

三者交代分明解纜二句流動含情六句入作悵開合往復順逆而以永此頓束十分說足積痾二句深語各勉二句另換氣換筆作收周旋鄰里題面古人不略題字不出題外其謹嚴如此此少帝初立出靈運爲永嘉時方山在江寧

過始甯墅　起八句言已入仕塗之跡二紀句倒入緇磷句正寫墅揮手以下約誓還山完題緒枌榆句季孫爲棺古人言有序如此凡四層　此與陶歸田園比之則陶爲元氣揮斥此微有斧鑿痕而眞摯沈厚耐人吟詠　始甯

折四句當爲一段就林月爲興象寫已懷抱含情句季月過物句承林積痾四句爲一段自逆高曠之志收因以日新勉逆者乃訣詭之趣不僅了題不出題外四字尤妙說拙疾二句已入題

起八句跌宕頓挫最有味清曠貞堅與墅爾合盡義法也

此寫懷抱何嘗拘拘完題陶謝詩體各殊未宜以此分別高下

墅在上虞南鄉　首句點題次句以一望字貫下四句景節

晚出西射堂　首句點題次句以一望字貫下四句景節往二句一頓故爲離合章法以避一氣直下之平順其法與石門新營所住同羈雌四句本與嶂翠楓嵐爲望中一類物忽另拈出託以自興則實者皆空蠢者亦靈以章法言又極變化是爲奇妙不測撫鏡二句遥接感念逆接離賞妥排二句故爲一折蓋從來不肯使一直筆行一步滑若劉公幹體末流猶恐有滑順之病　此與過白岸亭皆不過尋常題之景物情事一入曲思便幻出如許奇觀靈境可悟文心文境之聖凡祇存乎其人之淺深讀康樂詩

起六句一氣銜接言進退皆不能自主首兩句乃設

宜於此等究之乃見與傷巧入輕纖者不同　時有晦滯不能健快但沈厚不佻不可及

齋中讀書　起四句不過逼入題而開合闊達崢嶸飛動

虛館六句交代正面而措句勁急下字選切皆無一率漫

沮溺四句題後繞補詞意筆勢寬博文法銜承謹密使事精覈收句結束全篇所謂達生取知足知止義杜公取適事莫並又古來達士志幽貞愧雙全同此用義言得利即有一害惟達生之情知本如此方可託而安

登池上樓　起二句橫空突寫兼興比三四即借引入已

五六又申所以愧怍凡六句三層承遞爲第一段何等細

喻以起下詰耳

初景四句喻朝政之多變乃奇妙之悟也

言有持操故免閒耳

飛鴻二句以潛達即寄薄霄二句承上議進德二句引入有序循祿六句倒敘入題凡三層交代正位實面傾耳二句正面承上褰開窺臨頓足又起下也爲第二段拙句實句康樂有此病初景四句正寫登樓窺眺之景池塘二句順句耳而多妙爲第三段祁祁四句引入已言思歸乃登樓之情凡兩層申敘爲第四段持操二句總收通篇愧怍思歸之意持操即持無悶之操也徵今即徵古持之操也

言已亦當力持操也故堅守口口遞世無悶　康樂詩章法脈縷銜遞整比完密如此此正格中鋒也視同時諸他名家皆不免鹵莽疏略精力不能到此此寫病起登樓

所得殊淺

此得之
迂極

此詩若承前首則眞無謂矣蒙叟以老杜江湖滿地一漁翁爲信宿汎汎之鴈人植翁何以異此

迂曲難通

池塘生春草信佳句然亦何不易識之有進德謂進而脩仕也如此解則兩句一意而全詩之妙盡失矣

此首已有青春朱明之語何必前後

滿懷欝抑寬開以下乃寫久病初起風景一變如畫 祁祁二語皆取歸字爲義少帝出靈運非美除故感而思歸索居二句遠承前過始甯墅鄉曲之人言之故讀詩者不知世編詩者不考其語句皆若曼羨無謂何能得其意知其味之惜也阮亭蓋猶未知此 初景之革卽革故陰也新陽之改卽改緒風也二句互文 自衾枕以下寫正位十分滿足池塘句公自謂有神助非人力寫謂學者必眞能知此句之妙不易得乃有詩分進德二句承上言所以愧作起下所以徇祿然康樂之所謂進德亦祇作隱居潛退意卽景純進保龍見非謂進不能輔世長民也進德斂

退懷抱在此宋以後如陸放翁等學杜喜爲門面客氣矜張以自占身分無其實而自張不作最爲客氣假象可憎厭康樂尙無是也 康樂陳郡人以祖父先墓在始興移籍會稽故自稱越客反窮海者反歸也 謝詩多取陶意如此起二語卽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也

遊南亭 自病起登池上樓遂遊南亭繼之以赤石帆海又繼以登江中孤嶼皆一時漸歷之跡故此數詩必合誦之乃見其一時情事及語言之次第時竟據前後詩意乃是春時竟也起四句孟秋敍時兼寫景久痾六句積雨追敍入題交代并著時令旅館句倒點朱明句孟秋戚戚二

句頓挫起下六句思歸作結　寫雨後景而因以寄病躬
思歸之情　藥餌定作樂餌用老子指官祿世味言世味
雖情所溺而無如衰疾已及故將俟秋而歸四句用筆馳
驟開合往復文情最妙注家泥下衰疾字解此作藥物則
詞與意皆駢蹇死筆而且不可通矣昏墊言久雨也息景
即二載爲期意言歸始甯也　良知五臣以爲友是也而
未盡此言知己同志者耳非概指友也言自己知之也
遊赤石進帆海　起句從前遊南亭篇朱明句來不過敘
時令而萬古不磨則琢句興象之妙也水宿二句點題實
迤邐敘入而必兼帶興象不肯作一率漫泛句杜公所謂

未厭二句亦非空語世事多不如意故思歸老衰疾在斯乃託詞耳感物而自哀也解此乃知末句之妙

注西可謂安生分別

第神與象尚未足當杜語

淺解
溟漲二句所意益顯白矣然固千古佳句在謝詩爲歷卷之作解詩不宜參入己事迺已物可忽可不可也言迤邐已則世又可忽乎二者皆非故欲附任公之言然後可以居人羣而不見忌也如此解則六句一綫

語不驚人死不休也周覽二句入題交代何等次第細密
未帆海先周壖可謂體物不遺卻又非庸手絮漫川后六
句正賦帆海而句法非常傑特華妙壯闊復次第不亂也
揚帆句側棱仲連以下入己情議謝詩篇篇如此蓋無此
則無歸宿矜名二句亦開合法杜公知歸俗可忽同此太
公任弔孔子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任公之言萬古眞常
余閱世之人覩閔受侮皆由揭己乃悟此爲至理名言如
退之秋懷亦多是歛退意古之達人皆如此聖人之次也
登江中孤嶼　起四句承前帆海等篇來次第有味亂流
二句點題交代不作常語雲日二句景表靈二句歎惜是

正位想像四句因孤嶼且莫賞莫傳則崑山更遠故欲託
此逃世以與安期遊矣不知居子遠遊不知此意所謂
表靈二語令人慨然亡友管異之嘗贈余詩曰爲同子未
甘表靈衆誰識誦之感愴康樂固富學術而於莊子郭注
及屈子尤熟其取用多出此至其調度運用安章琢句必
殫精苦思自具鑪錘非若他人掇拾餖飣苟以充給客氣
假象爲陳言也用字如此之確急宜法大約謝詩顧題交
代則如髮之就櫛毫末不差其成句老重屹如山嶽之奠
不可動搖取象則如化工明遠遜其度惠連謝其華玄暉
讓其堅延之比之如碱砆耳緬邈區中緣字用大人賦

太公往豈得
稱往公

表靈兩句選
注最得上句
東上下句起
下

謝之偃抱感
愴處則未見
及然謝之所
以成爲大家
則在此等此
等得則已過
上乘其餘固
不關輕重也
故自來大家
境象各不同

遏白岸亭　起二句交代過字近澗四句正賦景而句法
新造文法衙承極其精妙援蘿六句次第引出奇情奇境
陳者新蠢者靈死者活近者遠較西射堂鷁雌倍妙即物
致思反覆長言寫至十分滿足下以榮悴二句就上收轉
精理道心乃有於昭昭之多而見日月星辰萬物無窮之
覆者豈非奇觀收句就此勒轉用筆如屈鐵轉九　去來
者天運定命休戚者人情所感兩句遞說承上黃鳥鹿鳴
其用抱朴字是撮取少私寡欲義猶之用沈冥只取久幽
不改操義用達生只取知足義庸俗不明古人深趣第摭
摭餖飣雜湊亂堛以衒典博可哀矣　黃鹿借對尤妙既

而於其中要
有平載不磨
處

此在謝詩爲
常境習語未
爲奇特

傷彼人百哀實抽語但當時實象如此耳

富學術又美才思下文榮悴二語皆有根而非泛設詩明用秦詩人百哀注家因止栩二字乃引小雅祈父什詩序云刺宣王不親親失之矣　玩此詩奇妙如此始覺惠連頹魄不再圓四語泛理常談死境凡夫皆能爲之矣

登永甯綠嶂山　前十二句敘題逕邐而入且敘且寫平趨綏步最爲正格蟲上六句題後繞補言已所以能盡此遊如上所云由叶於幽人之步雖音詞不接而奇抱則一一者同也注家以抱一連文解誤也　起四句敘澹澈二句寫溯委二句又敘句法皆勁峭無凡庸平常率漫眷西四句於敘中寫奇警異常詞理俱勝奄忽也盡也言既踐

不通

泛論妝詞

夕又忽盡昏以至曙非信手填湊用字也　恬知結上幽人作收務寧靜寡欲不逐無涯之知是謂恬養知既知此理而依此用功愈以造於定靜是謂知養恬恬知交相養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自莊子拈出後來佛學秘爲密悟曰心如牆壁曰止念皆此功夫及既見光景則呼之爲性世人既莫知其誤認之失即並其誤用之功夫亦未嘗問津未嘗夢見故無能見之及之矣蓋自程朱未出之先認性皆以莊佛爲密諦又何責於康樂邪固不暇與辨耳　史記東越王都東甌徐廣曰今永甯也　晉宋人好談名理不出老莊小品故以此等爲至道所止每以此入詩爲精

先大夫曰此等皆未必實事當據其文以定正史書不當據史文以定其人品也

恡而康樂似所得爲深然康樂自許早能成佛而行身毎
而無檢奢泰縱恣多愆禮度有取死之法與其所言皆不
應實安在其能緝性也得道不行皆殃立至卒以殺身由
其自掇非眞能知道者知道則必能踐行觀康樂持操殆
亦所謂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何
暇安其性命之情者嗚呼襲生竟夭天年不如宣遠量已
保身矣宣遠年三十五玄暉年三十六
康樂年四十九惠連年三十七王孝伯作人無長
物而反畔政與靈運同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起四句寫早景與篆湧現爲題作
圓光甚妙透迤四句點題交代細敘使題中從字越字行

如此著眼安識古人妙處

若如所解則是先溪行而後越嶺矣題義不倒置乎

解釋未是

字嶺字澗字溪字一字不漏而句字勁拔無一庸熟韓公
山石七言起句似之川渚四句分寫溪行企石四句分寫
越嶺而每層必有非常華妙二語握蘭以下以無從賞之
人作歸宿作結無人可贈同心凡游詩前用敘寫後以情
寄作結一定篇法然各有細意新意不同　握蘭二句頓
結上文情用四句又轉入自己本情　凡賞卽爲美亦羊
棗之獨嗜不必人人之炙此理可以喻大凡卽詩文道術
亦有之言己之固僻在此人或以我爲蔽而實昧於獨賞
爲美之理而不能辨若悟此理則獨往自適其性而凡餘
物眾理縱爲人所共趨而皆可遺可遺而無容慮矣此詩

此實未足壓卷作者所解亦正粗淺皮傅耳

華妙精深幾於壓卷△李空同粗淺皮傅徒竄句籍辭而自謂學謝其何足以知之非特空同卽王介甫之邃於學而自矜月映林塘澹一句以爲似謝此亦驥之一毛耳豈驥之全哉康樂本領如此　痼疾煙霞　謝所以不及杜以無情事足感人而其工於模範與柳山水記同亦似水經注

登石門最高頂　此題是登山而詩所言棲息久止事疑在石門新營所住後與夜宿石門一類皆永嘉石門而王阮亭强分新營所住爲廬山石門而譏桑喬廬山記事只取此首而遺新營爲失愚按靈運在臨川日月雖無考然

心契句自喻目斷句玩世也此殊未解自入于迷亂耳

時實不久未必有營居事細玩此三詩皆無確證闕其事可也　此詩首二句交代題面以下皆言息夕事疏峯十句總寫石門山房之景意極工來人二句卽上迷字此等由皆用典不率臆此最一大法沈冥以下八句情卽歸宿沈冥雖用二字面意取守道而不改其操義下四句正申言此意言心契於道△游玩爲寄耳△常也道也安常處順任歲月之推遷△卻以九秋幹三春蕑字面故亂迷之△居常二句又申此二句居常也處順也安排也皆委運任化之義言安於推排也靈運深於佛理此卽推實之義收句言同此趣者無人倒轉另換意回挽結上筆勢縱送反折出

登字奇絶豈尋常率漫敷衍苟爾作結者所及列子注雲梯可以凌虛五臣注仙者因雲而升　抗館是主對嶺臨溪羅林擁石皆爲館言之　塞路迷徑忘術惑蹊皆爲登字言之　杜韓山水造句皆自謝出而筆勢緊峭多姿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回谿石瀨修竹茂林　此詩疑與前詩互相見此只點一築字以下便全說卧居情事而於題中十六字新營功用一不及之而反見於前詩可知不得分爲永嘉廬山二地也　起六句言已今居美人六句言無同賞結念二句頓斷俯濯六句續接起六句寫景感往六句續接孤景莫與援下此詩只用一斷續離合法

古人文多如此　美人游不還一段幽憂怨慕淒涼之意全得屈子餘韻吾嘗以商榷前藻之意況之且爲低徊況於懷曠遠之遐思者哉感往二句余時時生死於此非用功久而親履之豈知其言之惴哉與榮悴疊去來窮通成休戚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慮淡物自輕意愜理無違舍情易爲盈遇物難可歇得性非外求自己爲誰纂皆一類見道語莊子屈子賈生多有之杜公韓公亦多有此皆根柢性識中所發非襲而取之可冒有也　句法老滯杜公亦學之但散漫平衍　日車言終日長如此優悠無爲用郭注此所云美人即前共登

雲梯同懷之客何云所引楚詞參觀王逸之注乃知此詩
託意之遠
夜宿石門　起不過點題於宿前補一筆作引則有根避
直法也而措語興象眞如綠水芙渠謂於至澄明清靜中
現出華妙也鳥鳴四句平寫宿景異音殊響即承鳥風與
石橫水分流同康樂慣用此法平鈍無奇妙物莫爲賞五
字作兩層兩段妙物二字總結上文蘭月鳥風四項莫爲
賞三字一頓如水之浮舟又將莫賞攝起美人不來收句
取屈子語倒裝用之倍覺沈鬱頓挫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起借事引入而用一不同字折入

鳥音二句殊有妙悟何得以平鈍目之且此乃總承與石橫二句不同
起只泛講非借事引入

脈縷親切細密乃異於蒼蔻不合者養痾亦園中此非隱
故曰亦中園十句細還題下室二句樹園也激澗激流也
插槿植援也羣木四句總寫景寓欲二句入議起下總結
樹字激字植字頓住惟開以下情寄歸宿總收賞心收下
室題實妙善收蔣逕能同者同於蔣也　謝玄有田居在
太康湖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山居賦原注大小巫湖中
隔一山欲往北山經巫湖中過又南北兩居注南山是開
創卜居之處　起六句敘遊歷於題中南字北字往字經
字湖字山字眺字一一交代分明俯視十句實發瞻眺步

方善以古人作詩略如制藝只比之詮釋題字乎

縱不交代分明亦不失爲

好詩

步銜承不過一寫即景無奇妙石橫承大壑林密承喬木解作六句又因眺而廣及泛指之解作句結上升長句生下而與象華妙冠絕古今上嗣楚騷絕殊浮豔解作雨後也題中未及何義門拈出初亦忽之按即杜公蒼茫不曉神靈之意海鷗二句一湖一山一見一聞細貼撫化二句頓住總束上文爲章法蓋解作升長苞含戲弄皆化也而望蒲鷗雞皆物也將題實寫得十分充滿故後止用反折虛情作收意彌足也不惜四句反掉勁折分四層遞出去人古人也孤游二句再申一層又從莫與同轉出此語可借喻商榷前藻　此詩精魄之厚脈縷之密精深華妙元氣充溢如精金美玉光氣爛然柳記謝詩造化機緘在手獨有千古雖杜韓無以過之　杜韓無不一線明白者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此體與詩皆略同前南山作而此詩精神全著意一還字可窺古人顧題不肯疏忽處然亦推大謝獨巖　起四句爲還字前補一層突寫意象甚妙與夜宿石門同言欲還而因戀清輝故遲至夕也游子句跌還字出谷二句點題一句旦一句昏林壑二句乃正就歸時夕景寫山昏芰荷二句寫湖披拂二句歸途及既歸情景以上了題事還字足慮淡四句情寄作收似陶此道推爲推排以求　此詩與象全得畫意後惟杜公有之凡

華妙在海鷗等句不在此二句

神靈意中豈可加一之字

不必如此分疏爲態可掬

去人遠言山水之境即人遠也何至不通如此

瑤華二句實是變換之筆

言黃昏曛黃皆向晚也寫山水之景言已志在此無與同心諸篇皆此一意

南樓中望所遲客　此詩無甚緊竅平鈍無甚啟人神智處但字句厚密耳　瑤華二句此處用筆變接不能闢出奇境亦是當時文體乃爾然二雅卻奇變

酬從弟惠連　此與惠連詩卽效惠連體古人皆然　一往清綺眞味至情緊健親切密澁遲留一字不率一步不滑頓挫芊綿銜承一片醒耳屢心惠連所長也一章言初得見二章言相聚三章言別及寄詩四章正酬來詩中語意五章望歸細校之畢竟勝惠連以魄力厚密也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此亦效惠連體綿邈眞至情味無窮上嗣公幹下掩惠連阮亭分四章是集與選作一章非一章敘始別二章至臨海三章正寫思憶兼及時物四章發彊中後情事　分慮舊歡今歎也悲端善曰謂秋是也卽下二句　無一字不用力留宿遲頓故眞味彌永百讀仍作　常調不過寫二句秋令此卻特倣出而後入之況乃二字勁折有力可想見用思下筆不令一步滑也起行不近三字同此用意初往新安桐廬口　起二句從時令起兼帶興象感節四句遞入題轉換曲折往字千鈞音響鏗鏘如庖丁解牛莫

雖著意前路收處亦不宜漏率

不中肯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感節言涼早違協四句往字正面江山四句寫景收無甚警妙以著意在前路也　小詩而章法凝重千里棹不專指桐廬懷古即指向子許生也思字亦用典乃非常所測可悟古人無率意趁句趁韻之事　此與富春渚七里瀨道路憶山中初入彭蠡皆一時之作而入華子岡當亦在此時考靈運初之永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歸始甯由家强徵起爲朝官復賜假東歸多慾法禁爲孟顗所奏乃馳詣闕自明帝不欲令其東歸授臨川內史此初往桐廬之所以作也恥言爲孟顗所檢故此云懷古富春渚詩云自欲干祿彭蠡曰曰干念萬感而道路憶山中尤極致其憤懣焉不考此跡則於此數詩皆不知其所言爲何矣阮亭編陶謝詩皆不考其時事而前後雜亂倒顛何由解其辭意無尋論之功徒浮揆其篇什則於其篇什句意亦安能曉了而有眞得於古人也　又接靈運穿池植援種樹皆在家居時事故作山居賦以自言其事而南史本傳系之於再出爲朝官在都下時則其事皆不應雖無關要義而文不別白亦足貽誤後人何以爲史亦可見李延壽等之不克稱惇史也

又接靈運以初秋自都赴臨川直至明年春晚始入彭蠡則其肆意遨遊傲命慢職亦可見焉

此評最精

此亦失之穿鑿誠如此則毫無自然之趣矣古人全

富春渚　起二句交代點題定山六句敘點言其已遠也敘行旅經由地所見景物次第銜承非特語句奇警而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幾如朱子所說大學傳也蓋惟無停泊故遡急而伯昏句承圻岸呂梁句承驚流雙頂結束也泞至二句就上山水引入情緒自然脫卸巧不費力平生以下述己情抱諱言為孟頫所檢而自以久欲干祿其詞雖強自排實則正其伊鬱不堪處也千年無人代為尋究　淪躓困微弱言已不能介然執持堅操以自強如屈子理弱媒拙之弱古人此等處下字著語皆有成竹滴滴有下落不似今人依稀影響率意填湊信

德精意不朽千詞句之末未必數數致意也

謝詩每如此既知此意何以處處專從不見此意

手支給懦泛杜撰不切不典不確也五臣注顢頇不分明

屈子曰抑心而自強又曰萬變其情而不可蓋康樂玄暉皆知及而仁不能守此言亦自供招狀也

七里瀨　起句承前諸篇來與初入彭蠡口同彼渾雄此峭拗各因勢以為姿而此十字故澀留遲鍊可以藥率滑之病前八句敘題即事寄懷兼寫景乃尋常泛境常調石淺四句平鈍後半心目中借一嚴陵與己作指點比照與象情文湧現栩栩然蝶也而已化為周矣是為神到之作而中間以遭物二句由上事境引入橫鎖為章法以逼出己情古人作詩自己有事因題發興故脫手欲活後人自

題面解釋

此首意致稍淺不為佳構

已胸次本無詩偶值一題先已忙亂沒奈他何因苦向題索故事支給發付敷衍成詩其能者只了題而已於己無涉試掩作者名氏則一部姓族譜中人人皆可承冒為其所作其不能者則並題不能了且如此題亦古今之恆題耳惟此詩乃是謝公過此而作也此時康樂若非眞遭遷斥則雖能為此二句亦屬陳言泛剩語矣欲作詩先須洗清面目與天下相見此豈尋常所及哉　既秉句棱句目覩句寄託入已奔峭言江岸彭蠡口詩同

道路憶山中　起蓋託於怨者必言勞者必歌故以古歌曲起即結句殷勤懷慨也再次以鍾儀陪入次第折入題

越客入已追尋八句實寫憶字正位懷古接入今日現在情事悽悽四句應起處言今日亦寄此歌曲也訴危柱言琴承廣陵散命急管言笛承明月吹　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怒者其誰也莊佛之所謂性求其本來面目謂自然也康樂之解亦不出此　已讀羊里切止也取足自止善注謝詩此字之解勝憨山注莊懷古即指山中也束上含悲句起下

入彭蠡湖口　起八句承前諸篇來筆勢局陳同七里瀨千念二句橫斷頓住作章法沈鬱悲壯攀崖二句遥接上再頓三江六句寄慨弔古大約古人遊歷之地求古蹟不

將入既入强生分別

存往往寄情以爲感故以徒作千里曲而無以消憂解煩
念也豫章出黃金見前書地里志水碧綴流温據朱子則
謂温湯也善注非是　初讀三江二句不解然心知其非
死句剩語久乃悟以起下文耳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南州用屈子先寫岡上景物
桂樹一事銅陵二事文法如此分作者入山見桂樹澗泉
因借騷句爲興象作起甚妙隱淪二句謂華子也次第交
代爲第一段險徑四句交代入字羽人六句實從華子入
議險徑將入羽人既入絶髣髴華子今無古人顧題如此
莫辨二句結上四句起下獨往且申以下乃入已今游情

張爲年附

此詩殊不佳

言非爲慕古之輕天下者尊而效之以爲名也然遂以此
俄頃之用致爲叛逆悖矣　結句收隱淪羽人　從遠遊
出　謝公下字無一率者　古人意緒無不層次交代明
白文法變化即從此出小才不能達意　華子岡注家引
一統志以爲在建昌故今以列於彭蠡之後然已見於山
居圖則恐仍爲越地又王維輞川諸詩亦有華子岡不必
建昌獨有也
　附謝惠連
汎南湖至石帆　章法斷斬字句清峭興象華妙節短韻
長一往清綺耐人尋味惠連所長也似勝劉公幹此詩起

登陟二句亦拙語收尤率

句初讀似拙然可見古人造句堅勁可以藥庸俗輕便滑利之病連漪四語寫景句法雖俊邁而不入妙飽明遠多此等登陟二句語意深洽杜公衍之常出奇觀則古人高詞未易忽也即玩二句奇偉高古筆力開退之西陵遇風獻康樂　直書即事胸臆無一字客辭裝飾一往清綺又步步留遲眞味無窮亦古今絶境也

我行指孟春　起四句故爲頓挫往復以避輕便滑利順直無留步之病成裝二句還他中堅部位瞻塗二句以對句爲厚此八句詩耳而分明四層各有疆部章法精深如此

腐語滿語患連詩此首

哲兄感此別　起四句爲一層五六句中堅迴塘二句換筆換意作收

靡靡即長路　承前篇以起二句爲中堅三四折洗頓挫以束之行行二句衍昨發二句又換筆換氣提起作收

屯雲蔽層嶺　此篇入句句著力正寫而情景刻露一一得畫意默會靜思之如人意中所欲出筆力勁達豈齊梁以下浮靡輕滑熟懦之可及哉

臨津又得濟　起四句跌宕頓挫西瞻二句中堅衍敘收句別出奇趣情眞韻古

秋懷　起四句從懷入秋皎皎四句正寫秋寒商四句又

最佳以其有氣也

從秋入懷△綺交脈注芊綿不斷夷險以下正寫懷而以未知二句頓束住賓至四句說遣此懷法頹魄四句申言所以當遣懷而不必常憂之故收四句蓋見時不我與功名易歇白首倏至不如及時行樂懷中商此至熟故今以布告親串也　何義門云一往清綺不乏眞味

附顏延之

顏詩凝厚典質鈞深持重力足氣完差與康樂相埒但功力有餘天才不足而奇觀意外之妙不及謝精警又不及明遠俊邁奇峭警拔所謂詞足盡意而已

顏詩以氣體魄力勝崇玆典則有海嶽殿閣氣象足以鎮

何以知之此等處語適見其陋

寒儉山林之膓此其長也不善學者但成死句余終不取然政當以此與鮑謝同參可以測古人優劣而擇所從也本傳稱延之嘗問鮑照己與謝優劣照曰謝如初出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繡亦雕縟滿眼今尋鮑悟以顏傷縟而乏生活之妙不及謝明矣顏當日蓋未喻鮑之貶己也△顏詩全在用字密典則楷式其實短淺其所長在此病亦在此然學者用功先從顏詩下手可以藥傖父無學卒爾填砌之陋

顏詩雖若傷密不逮諸作者然趙宋以後輕滑颯洒便利輕快之體久不識此古音古貌矣

先大夫曰林閒時宴閒謂已郊扉常稱閒謂王此二句相對亟同長者敬謂王訪已側同幽人居謂已同

顏比於謝幾於有山無草木樹無煙霞之病
朱子論荀子如喫糙米飯顏詩實有此　不但不能活潑
潑地並不能如康樂之精深華妙
昔人稱小謝工於發端如顏延之每起莊重典則橫闊涵
蓋有冠冕制作體勢與象固佳但久恐有流弊成爲裝點
門面可憎也與小謝之妙象神會者不同
贈王僧達　起八句以比體引入在顏爲凝厚然學之則
入於客氣舒文四句美其名德側同幽人六句兼寫其居
處靜惟四句贊其情抱屬美二句收已贈詩　此詩完密
凝厚可以爲贈詩之式然不免方板所謂經營地上語全

王此二句又相對四句爲回文對法

此等詩已開律體

是凡響雖亦兼有陶謝風格終是皮厚末流不可處　靜
惟淡窮化言靜思周於羣化無不入於死者用莊子已化
而生又化而死意以見人生可悲韓公云浮生雖多途趨
死惟一軌此似美其守死善道是時風氣以達生曠遠爲
高言皆若此孫子荊乃至於不倫不類尤不可人意
車駕幸京侍遊蒜山作　起十二句先說蒜山典重宏闊
所用皆非常之典幾可並子建驅車篇與制大篇楷則也
睿思十句言宸遊語意宏闊典重稱題周南四句了已侍
遊　此詩完密似勝明遠登香爐峯
北使洛　起八句直書本事然意卑詞迫直是低頭說話

最引人不長進在昔六句在此篇爲振起一篇扼要警策處王猷二句一句束上一句起下入已之使陰風以下十句言已情　何義門云此擬士衡赴洛余謂士衡作本無取此詩亦無取當日謝晦傅亮賞之昭明登之於選阮亭義門皆從而與之吾以爲皆未深校附和濫吹而已以用意論之則較陶公贈羊長史作此如蛣蜣轉糞矣且後半尤爲不稱此是何事何題前既稱期運聖賢以爲頌後又如此悲慘於題爲失體以爲亦有憂禪代意則如此明著又足以致禍也不如陶公之超然無迹矣　陽城在今鳳陽府宿州　裕克關中歸即篡矣當日行道皆知延之自

收二句有還勢

語實矣體

先大夫曰託意自深遠未可厚非

是託此爲憂然其如身奉使命故託以行旅爲苦與後還至梁城同此意然終無住勝且不合體要

還至梁城作　何義門云此擬士衡赴洛道中作　此詩只託於行李之苦盛衰之迹意可知也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起四句從湘州起經途二句交代登城水國六句登後望中所見悽矣以下入已登眺之情　經途句言仍昔時道路也善注非子虛賦用江此用河皆挾句　以規格求之可謂奄有前則毫髮無歉以眞味求之祇是料語多眞味少雖典遠諸則四法全備而無引人入勝處可於此判顏謝之優劣此

詩家微悟奥義學者能悉心細參果眞知其故則於斯道思過半矣　始安今廣西省桂林府

五君詠　每篇有警策可取

秋胡詩無奇以傷平且冗也如次篇嚴駕等語何必秋胡爲然此公家陳言雖佳非切

昭昧詹言卷五終